

墓大國三

SANGUODAMU

倪方六 著

墓葬传说中的**三国志** 历史尘埃里的**魏蜀吴**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凤凰联动
江苏人民出版社 | FONGHONG

三國大墓

SANGUODAMU

倪方六 著

K878.8

N49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大墓/倪方六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214-06182-9

I. ①三… II. ①倪… III. ①墓葬(考古) — 中国 — 三国时代

IV. ①K87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9872号

- 书 名 三国大墓
著 者 倪方六
责任编辑 蒋卫国
特约编辑 曹红凯 柳思涛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彩 插 8
印 张 16.5
字 数 268千字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182-9
定 价 2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1
2

1. 曹操高陵日前在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得到考古确认，图为曹操高陵墓道。（新华社记者 朱祥摄）
2. 西高穴曹操高陵墓门。（中新社发 古研摄）



3 | 4
5

3. 西高穴墓葬出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铭文石牌，这是认定墓主为曹操的关键文物，也最有争议。（作者提供）
4. 西高穴墓葬出土“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铭文石牌。（作者提供）
5. 西高穴墓葬出土的一些被打碎的画像石，有学者分析，疑是报复性盗墓所致。（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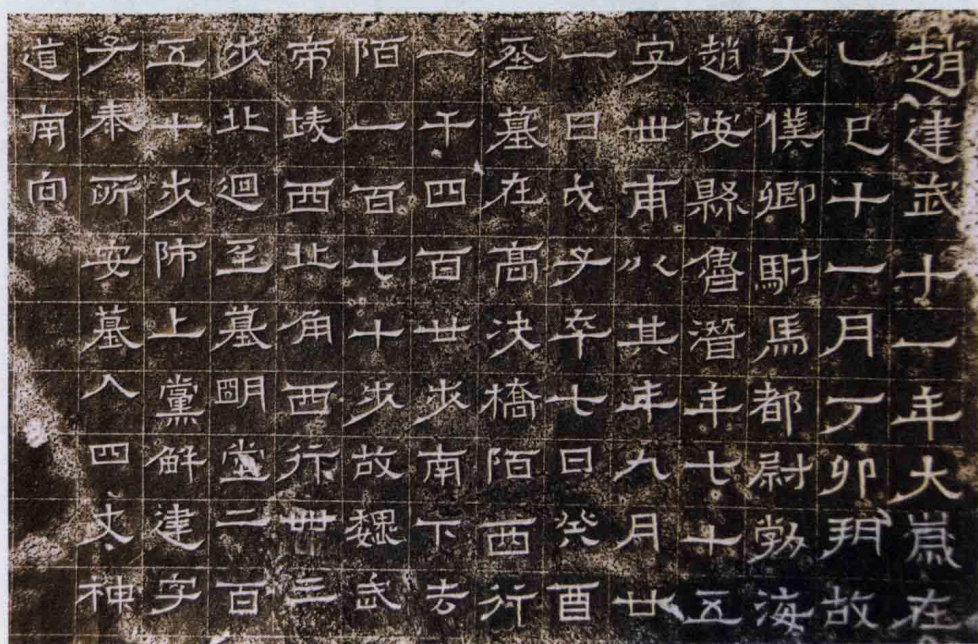


6 | 7
8

6. 西高穴墓葬出土石枕，有学者据此推测，曹操生前可能确实患有头风病。（作者提供）

7. 西高穴墓葬出土陶器。（作者提供）

8. 西高穴墓葬出土珠宝。（中新社提供）



9. 西高穴墓葬出土的三具人骨，被认为是曹操与两位女性的遗骨。（新华社记者 汪永基摄）

10. 鲁潜墓志拓片，泄露曹操墓址“天机”。（《淇河晨报》记者 陈志付翻拍）



11. 一件据考证出自曹操之父曹嵩之墓、由2464片美玉玉片和银丝编缀的银缕玉衣在展出。(中新社发 孙新明摄)

12. 山东东阿鱼山曹植墓。(中新社发 张庆民摄)



13

14

13. 刘备成都惠陵。(《天府早报》记者 赵霞摄)

14. 刘备成都惠陵前石兽。(《天府早报》记者 赵霞摄)





17. 2005 年年底江苏省南京市南郊发现的六朝古墓。古墓墓坑长 21.5 米，宽 14.4 米，残存墓道长达 10.05 米，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六朝砖室古墓，有学者认为是孙休墓，因未发现确凿证据尚无定论。（新华社记者 孙参摄）



序：曹操墓到底是不是“被发现”

2009年，大家感觉最没有被代表的一次调查，就是选出“被”作为年度汉字。

听证会“被代表”，工资收入“被增长”，工作状态“被就业”，生活状况“被幸福”，心理状态“被开心”，还有“被自杀”，“被认罪”，“被捐款”，“被明白”……此种语法看似滑稽，却也恰恰讽刺了“被时代”的荒谬、荒唐、荒诞、荒芜和无知无能、无情无义、无道无德、无耻无赖，即四荒八无。反正我们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一切都处在“被”的状态。

现在，曹操墓又“被发现”了。

“被发现”的曹操墓注定要引起争议，真伪讨论不可避免，我也“被圈入”了这场讨论之中。与方六先生的相遇相识，就是因为曹操墓的“被发现”，在年前香港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辩论曹操墓真伪”节目录制现场，我与方六先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黄震云先生，都是作为“反方”被请来的嘉宾，因此结缘。做完节目后，我们就分开了。年后接到方六先生从南京打来的要我为他新书《三国大墓》作序的电话，十分惊喜。惊在方六先生成书之快，求真之执著；喜在“反方”可以系统地把意见和观点充分表达出来，以正视听。

我与方六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方六先生说：“希望曹操墓是真的，但是你要人家相信最好铁证如山，至少也要做到证据确凿。”我也是这个观点，我支持方六先生。西高穴墓葬的主人究竟是不是曹操，并不是研讨会



上讨论出来的,也不是考古圈内的权威说是就是的,所谓的考古学认定凭的是干货,不能有一点水分。

在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情况下,西高穴墓葬主人的身份只能存疑。急急忙忙下结论,如同急急忙忙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曹操墓发现一样,都是有悖于考古本质和学术精神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是需要时间的,“真的迟早都是真的”。考古是查验历史,校对真相,更须谨慎和细心!不只在曹操墓上要这样,以后在孙权墓、刘备墓等所有墓葬的考古认定上,都应该持这样的态度。

个人认为,曹操墓急急忙忙“被发现”,掺杂了许多地方利益、圈子利益、学术利益。发展地方经济不能靠“皇帝”,考古水平和学术地位的高低也不是看是否挖到了“名人墓”,是否评上了“新发现”。曹操死了近一千八百年,想利用他和他的墓拉动地方经济,增加学术影响,本身就是很齷齪的事,靠挖死人的墓、古人的墓、前辈的墓来发展,既不是科学的发展观,更不是高尚的伦理观。

在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都出了大问题的今天,公众普遍质疑安阳曹操墓的真伪,也说明学术界公信力在下降。当学术和学人自身丧失独立性,为地位诱惑,被金钱收买,沦为权力的奴仆、地方需要的工具,那是一件很可悲,也很可怕的事情。现在包括考古界在内,存在这样一种学术现象:“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谁请专家,专家就替谁说话”,“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专业权威和社会问责应该统一,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是每一个自由和负责任的公民必须具有良知和常识。

佛教名山九华山上有一副对联,叫“非名山不留仙住,是真佛只说家常”。方六先生这本书写得很有意思,把严肃的学术争论当新闻故事来讲述,字里行间露出的都是非学术腔调的家常话,这才是真正地给读者写书的态度,一流的专家学者就是要让老百姓、非专业人员都能听懂自己说的话,看上自己写的书。



相信读者在觉得方六先生这本书可读耐读，有趣有货的同时，也会用良知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西高穴墓葬的“考古学认定”是否存在问题，曹操墓到底是不是“被发现”！

周孝正

2010年3月20日

（作者系著名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



前言：我为什么做了操蛋派

前言，就是写在前面的话。本书有些话确实要写在前面，说在前面，让读者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

为什么要写作本书？是笔者第一件要交代的事情。

首先声明，笔者写作此书并不是为了赶热点，卖书，只是想把公众心中的疑惑及时表达出来。至于真相如何，并不是本书所能完成或给出答案的。

在曹操墓真伪的强大争议浪潮中，笔者被媒体推到了“反方”的浪尖，成为“反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中央电视台、北京卫视等众多媒体的采访中，笔者的身份都是质疑人士。2010年1月6日下午，笔者应邀到《凤凰卫视》，参与“一虎一席谈”节目的现场录制。到现场一看，笔者与中国政治大学教授黄震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等先生一起，被安排在了“反方方阵”。

所谓的“反方”，说白了就是与“正方”操蛋的，是操蛋派。尽管笔者并不想这样。

为什么硬要让笔者成为反方代表？笔者也想不明白。或许，因为笔者是第一个把曹操墓发现这一新闻发布到博客上，又连续质疑吧。

在曹操墓发现的次日下午，即2009年12月28日下午，笔者与正方“挺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庆柱先生，接受新浪网在线访谈时，笔者与刘的观点还是相同的，是站在“同一战壕”里的。但之后在细看媒体上公开的考古信息和发掘资料后，特别是刘庆柱先生抛出“六大铁证”

后，笔者觉得颇不对劲。更不能容忍的是，许多专家拿着“学术权威”这根大棒，向质疑者挥舞，笔者觉得这样太过分了，有违学术道德，于是在博客中发表了十来篇博文，公开了自己的反对观点。

笔者不能断定新发现的曹操墓就是假的，只是质疑，因为笔者不是考古专业人士，没有野外考古经历，充其量是研究考古史的专家，而不是考古专家。更重要的是，西高穴墓葬的详尽考古资料都还没有完全公布。所以，笔者缺乏来自考古一线的实物资料，反驳和质疑的难度都是很大的，何况否定它。

但是，笔者是公众的一分子，完全有质疑的权利和澄清真相的义务。国家兴亡还匹夫有责呢，考古认定的真伪之辨，也不是一些考古小圈子内的特权。相反，如果连外行人提出的问题，都不敢面对，或是解决不了，要说违心话，更加说明里面真的存在问题。真金不怕火炼，真有铁的证据，还担心考古学认定的结论被推翻？还用三番五次请专家，搞媒体公关吗？

质疑，是一种科学而又有学术良知的品德。没有质疑，就没有考古的进步和历史真相的澄清。再权威的考古专家，也不能保证自己的观点和结论就是百分之百可靠和正确的。就如笔者在本书中的观点一样，也会有问题。

1916年5月，广东台山人黄葵石，在广州市东山龟冈买下一块地建住宅，在挖地基时不经意地发现了一座大型西汉木椁墓。此墓中出土了铜器、陶器和玉器许多随葬品，木椁板上刻有“甫一”“甫二”“甫五”“甫十”“甫廿”等文字。从出土的陶器铜器上刻有的铭文看，可以断定为西汉初年墓，正是南越国存在的时间。最令史学界激动的是，铭文上有“南越文王胡冢”字样。

此事立即轰动了广州乃至当时的整个中国学术界。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第二代南越王赵昧的墓葬，因为赵昧叫过“南越文帝”，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大师能看走眼么？当时并没有多少怀疑王国维的观点。到了20世纪80年代，问题出来了：真正的第二代南越王墓被发现了。

当时，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准备在广州老城区北面解放北路越秀公园西侧的象岗上，盖几幢宿舍大楼，在挖掘大楼基础墙坑时，一位民工使用铁锄时碰上了硬物，



震得虎口发麻，低头一看竟然是一大块石头。再向下挖，就挖出了古墓。

1983年8月25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广州市文管会、广东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三方组成的考古队，对赵昧墓进行全面发掘，此墓二千年来竟然保存完好，未遭盗墓贼光顾过，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

其中有一枚“文帝行玺”，金质的，最引人注目。“文帝行玺”的出土，不只直接证明了墓葬的主人身份，还透露出了一个重大历史秘密：作为蕃国的南越国，当时竟然另立中央，背着西汉中央政权私刻帝印。

考古允许大胆推测，但要细心求证。下结论时，应加倍谨慎。十条证据中，哪怕九条都是可靠的，只有一条是存疑的，都不能把话说满。这是一位考古前辈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的话。西高穴墓葬考古做到这一点了吗？没有过得硬、无疑问的东西出土，哪怕历史上真是某人的墓，也不能作出考古学认定吧。

1951年，时平原省清理发掘山东东阿曹植墓。考古消息公布后，此墓到底是不是曹植墓，真正墓主是谁，因为当时没有能证明墓主身份的东西出土，争议了20多年，河南、安徽的专家都曾撰文提出异议。一直到1977年，“陈王陵”的墓砖铭发现了，才没有疑问。

新发现的曹操墓，同样面临曹植墓当年的尴尬。在没有比“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石牌更有说服力的东西发现之前，曹操墓的争议，恐怕还会持续下去。

本书主要分为三大块：曹魏篇、蜀汉篇、孙吴篇，其中，曹魏篇是本书重点书写内容。书中观点并不全是笔者本人所有，而是吸收了“挺曹派”、“反曹派”双方人士的看法，特别借鉴了他们的思维方式。

本书中西高穴墓葬的发掘资料，孙权墓、刘备墓的资料，由于笔者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一去实地采访，多系电话采访得来，并充分利用了清华大学“知网”上的学术资料，还采用部分主流媒体的报道信息。另外，曾去实地采访、考察过的同行、朋友也提供了一些资料。在此，笔者对大陆学术界、新闻界的同行们、朋友们深表感谢！